

刘志洲

俗话说“做官的,打铁的,不如蹬两脚的(指毡匠)”。过年回家,我又见到了村子里的“毡匠爷”,他已经八十多岁了,身板还算硬朗。“毡匠爷”本名叫王能能,只是他的毡匠活做工精细,人们才这样称呼他。

我的家乡在陇东黄土高原上。记忆中,见到最多的是“毡匠爷”肩挑一副筐,里面装满家伙事,徒弟后背斜挎着一张大木弓,外出揽活时的情景。他一年四季在外都有活做,就连家里的几亩地都是乡亲们帮衬着耕种收碾的,村子里很少见到他的身影。

过去,人们普遍生活条件差,住窑洞睡土炕,毛毡都可谓是奢侈品。冬天为了取暖,在土炕下面用柴禾、蒿草等加热后,煨些麦衣、树叶、锯末、牛粪等,炕能一直热到天亮,而且散发的热量使整个窑洞都不会太冷。生活条件差点的人家,炕上铺的一般只有一张芦苇席子,稍微好点的家庭就会在席子上铺一面毛毡,可就舒适惬意多了。毛毡的制作就需要像“毡匠爷”这样的人来完成。

做毡匠活可是一件苦差事。整天在毛堆里干活,只要走动,身上粘的毛往往会像柳絮一样乱飞,就连吃饭时,手上嘴上都粘着毛。干活的时间大多在冬季农闲的日子,而且只有条件好点的人家才会请毡匠来做活。大冷天的晚上,要经过弹毛、铺毛、喷油、加黑豆腐、洗毡、定型等多道工序。筛选弹毛,要选好羊毛,提取杂质,把羊毛里的皮头挑出来,把没晾干的烘干、梳理。弹毛时,毡匠拿着一张牛筋做弦、桑木制成、七尺左右的羊毛弓,光着膀子,胳膊上套一个八九寸长的枣木拨子,左右开弓,上下翻飞,“嘣嘣嘣嘣”一夜弹奏,粘连在一起的羊毛便会分开,一根一根的成松散的絮状。这是个力气活,更是个技术活,力气弱的人,是绝对弹拨不动的,这时毡匠流的汗水最多,最辛苦。铺毛,毡匠要把如纸一样薄的羊毛层层叠叠铺匀,这种活技巧成分大,一般由师傅来完成,学徒是做不来的。喷植物油后,羊毛、牛毛就会紧紧地粘连在一起。洗毡时,毡匠会在白天,将弹好的羊毛按要求的规格,铺在竹制的帘子上,卷起裤腿,光着双脚,在风寒中一遍遍揉搓,一遍遍泼水清洗,往往要洗数十遍。捣毡,经过反复压缩、清洗、捶打后,半天工夫,才能定型成一面方方正正、漂亮结实的毛毡,再处理毛毡密度和不均匀的地方。最后是晾干或烘干定型,毡会由大变小、由薄变厚。这些毛毡的最后用途,或铺在炕上,或做成防水保暖的毡枕、毡靴等。

擀毡一般至少需要两人协作才能完成。所以,“毡匠爷”通常都带着徒弟外出,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,奔赴周边的村子,去寻找活计,去寻找希冀。这个行当,“毡匠爷”一干就是几十年,为人们做了多少活计,连“毡匠爷”自己都记不清楚了,但说起毡匠的祖训,“毡匠爷”却能侃侃道来:“不许缺斤短两;不许以次充好;不许减少工序……”

记得有一年,母亲从外婆家带回几袋羊毛,便请来“毡匠爷”为家里做毡,我亲眼目睹了做毡的过程,至今都为他那精湛的技艺和灵巧的双手所叹服。

现如今,品种繁多,令人眼花缭乱的床上用品,已经占据了床头的各个角落,毛毡失去了往日的尊贵,毡匠也退出了历史舞台,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,成了岁月里的一抹记忆和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

十月大海

木 木

赤足落水者,只有孩童,只在浅岸,
奔跑起来,摇摆着摔倒,
弄湿长袖的衣衫,暖暖的笑声,
温暖了一大片海

北方此时的海,测试胆量,
也试探身体,
划水前行,是海中的孤芳自赏,
水清蜉蝣相伴,更自在

朝阳的渔船,晚霞落海,
恬静是另一种方式,
忘却,忘却,忘却
只有眼前这单一的美色

秋收,
大海给予的,肥美流香,
唇间,回味,
满足

十月,拥抱大海
沉醉不愿醒



陈 甬

我小时候很厌恶老鼠,也常常爱捉老鼠。

不说老鼠偷吃粮食、咬碎衣物,也不说老鼠乱拉尿尿、传染疫病,就说老鼠半夜三更恐怖的磨牙声,每次听着都像是鬼在啃骨头,疼得我心惊肉跳、汗毛凛凛的。

早先的农村老鼠多,特别是每年秋收以后,粮食归仓,野外的几窝老鼠也先知先觉地搬进了农家。

农户们为防鼠害,通常养着一只会捉老鼠的好猫,但养着养着,好猫就变成懒猫了,冬天里不声不响地钻进被窝里呼呼大睡,睡得比我香甜,还弄得满被窝都是跳蚤。

也有用鼠药的,老鼠没见毒死几只,自家或左邻右舍的鸡鸭猫狗却有一命呜呼的,那时的鼠药剧毒。

我长到七八岁的时候,想着要为家除害,捉老鼠就成了我童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。

外婆家有供销社里买来的捕鼠夹和捕鼠笼,这在当时的农村还算是稀罕物,我就偷偷地拿来摆弄。

捕鼠夹捕鼠,大点的老鼠被夹死,头部或颈部深深地凹陷下去,小点的老鼠会被夹断头颈,老鼠的死相也都很难看。

比起捕鼠夹来,捕鼠笼捕老鼠是被活捉的,变得生动多了。老鼠偷吃诱饵被牢牢关进笼子,一副惊慌失措、末日到来的样子,我每每会拎着捕到老鼠的笼子在堂兄弟和大人中间招摇,心里很有些得意。

处置活老鼠是大人们的事了,用水淹死、火烧死或用铅丝、尖棒戳死,看得我毛骨悚然。

听大人们讲,老鼠能嗅到死去很长时间的老鼠的气味。所以,捕鼠夹、捕鼠笼捉到一只老鼠后,其他老鼠饿死也不会再去碰诱饵了,哪怕诱饵是连人也不舍得吃的腊肉。看来,老鼠犯错后很长记性,很有毅力,这点真比我们有些人强。

大人们说,捕到过老鼠的鼠夹、鼠笼要用滚水烫、浓烟熏、大雨淋,以消散丧命的老鼠的气味和阴魂。但这一招有时也不很灵光,捕到的老鼠总是不多。

小时候就听说老鼠天生都是近视眼,所以我们常称目光短浅的人为“鼠目寸光”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,老鼠总是一个反面角色。

近视眼不知算不算老鼠家族的遗传病,如果老鼠们真有家族遗传病的话,我想最好遗传个癌症什么的,让它们早早地断子绝孙。可老鼠家族偏偏繁殖力极强,子孙满堂,遍布各个角落。只要食物充裕,老鼠会一年四季生个不停。

老鼠一般在夜间偷偷出没,凭着灵敏的嗅觉和超强的记忆寻找食物,警觉性很高,活动很有规律,喜欢拣熟悉的道,也爱沿着墙角、家具边沿等直线走。老鼠行动敏捷,飞檐走壁,来去无影,神出鬼没。

老鼠有一套很管用的生存法术,人人喊打,可它往往能绝处逢生。老鼠生活4700多万年了,成不了仙也该成精了。

鼠夹、鼠笼要往老鼠的窝边、老鼠的必经之路放,正面要朝着老鼠来的路,鼠道上零星散落一些老鼠爱吃的小食物,引诱老鼠一步一步进入笼内。

不过鼠夹、鼠笼只能偶尔为之,动手打鼠则是常态,一般也是夜深人静的时候,关上灯,备好扫

帚、棍棒之类的打鼠工具,竖着耳朵辨别老鼠的行踪,等老鼠叽叽喳喳吃得真欢的时候,一下打亮电灯,疾步冲向老鼠可能聚集的堆放番薯、麦子、稻谷等粮食的地方,对着慌不择路、四处逃散的老鼠一顿乱打,总会有几只脑子不灵或老弱病残的老鼠毙命的。

猪槽也是老鼠常年光顾的地方,绝对不能放过。猪槽里打老鼠,一顿噼里啪啦乱打之后,每次都把猪睡梦中的猪给吵醒了,猪显得很不高兴,睡眼朦胧地看看我,看看老鼠,哼哼哈哈地表示抗议,不过一会儿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,又翻身睡去了。

有些事是要大人帮衬的,在老鼠经常出没的路线上安置一只空空的大陶缸,上面稳稳地放置一根大人手臂粗细的木棍,给老鼠架设一道便捷的空中走廊。

到了晚上老鼠暗中出来觅食时,再突然打开灯,老鼠沿着木棍急急地逃回去,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去,翻动木棍,老鼠应声落入缸内,成了瓮中之鳖。

缸捉老鼠,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最具仪式感了,也是我捉老鼠最智慧的发明。做这件事的时候,我的心情会像一个惊到野猪时的老猎手一样,带着一丝狡诘和惴惴,不怀好意地静静欣赏一会,然后盖上盖,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。

早年的农村,家家要在野外出阳的小山坡上挖个圆锥形的坑,储存一些番薯过冬的,作为来年的口粮和番薯种子,上面盖着一个结结实实的稻草蓬,用来遮风挡雨。冬藏的番薯都是一些大小适中、有模有样的好番薯。

老鼠不冬眠,一年四季为生活奔波,总是想方设

艺术有抄袭吗？

欧 阳

《流浪地球》终于还是没有突破票房纪录,有点遗憾。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这部电影,实际上,我都没有去影院捧场。其中的原因,一是本人对当下普遍不太靠谱的科幻没兴趣,二是既然有那么多人追捧,那么,一定是迎合大众情绪的。

当然了,这只是我个人的胡乱猜想。不管怎么样,从市场层面来说,大获成功的《流浪地球》无疑是一部好影片,或者换个角度来看:既然有那么大众的消费者选择了它,说明它是一件很受欢迎的“商品”。

然而,针对该作品本身的议论就没有那么平顺了——近乎又是两个极端。要么“不需要解释”地赞誉,要么鸡蛋里挑骨头般地嘲讽,在大多数感性的认同之外(就票房因素而言这是毋庸置疑的),“抄袭”的贬斥之声不绝于耳。

电影本身的好坏,客观说,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判定的事,从艺术的角度去衡量,抑或是从商业投资人的眼界去看待,完全不是一回事儿,就像热爱文艺片的和钟情商业动作片的不同观众,很难达成一致意见那样。显然,艺术产品(商品或者艺术品)的优劣判断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,不是随性的感性直觉可以完成的任务。

虽然如此,但对那些带有贬低取向,一味强调“抄袭”的观点,并以此为依据评价电影的思维方式,我以为就有些过于偏激了。

不错,据众多评论者所言和列举,的确有不少桥段、情节,甚至是细节设置,类同的影画故事之前老外的多部科幻影片都已呈现过,但基于此类既有的情节故事,就以“抄袭”来定论无疑是不恰适的。

众所周知,和“论文抄袭”不同,艺术家,以及出品、制造艺术品这个行当,模仿——是的,是模仿——历来就是几乎是普遍现象,并且,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场的。别的不说,爱好书法之徒(包括书法家)对着名家名作依样画葫芦,预备画家甚至是画家端详大师作品照葫芦画瓢,是寻常可见的情景,这些“模仿”没有人会认为是抄袭,反而是类似的行为以及进阶手段和方式,会被认为是有效的捷径,甚至是必经之路,是值得肯定的路径。

再进一步,具体来看。现存的《快时晴雪》和《兰亭序集》帖,以权威专家们当下的分析定夺,留存存

世的已然不是真迹,如今被视若珍稀宝贝的“本子”,实际上就是“抄袭”的产物,是其他人临摹书法大师王羲之作品才有的产品——虽然也是杰出的艺术品。

而众多关涉艺术范畴的现代工业产品,尤其是工业设计,模仿的广泛存在就更不用说了。

事实上,就历史的源流来看,只有我们认识、熟悉了那些构造和手段之后,就如气韵走笔、间架结构和篇章布局都了然于心后,才能有更进一步地创造——真正革命性的创新是极其罕见的。所谓熟能生巧,其意味估计就是如此。

而电影,作为综合艺术、消费品集合体,作为最终需要市场支撑的复合艺术商品,早有谁认为后来者“抄袭”前辈的构想,模仿倒是比较常见。像蒙太奇、长镜头等技术性手法啥的就不说了,电影的“运动”,《关山飞渡》就是很多后来者的榜样。同样,以叙事手法和镜头头变换被称道的《公民凯恩》被模仿也是寻常事,人们说此等行为是借鉴,而非抄袭。其实在现代商业化电影和影院的背景下,模仿好莱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,情绪化地指责“抄袭”显然有失公允。

退一步看,无论是在技术层面,还是在表现方式,以及电影产业所涉及的方方面面,要寻求后来居上的突破,对已有表现技法 and 手段的熟悉和学习应用,也就是模仿,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过程,就像画家、书法家,甚至现代工业生产那样。

换一个角度,借助成熟的影音画面,建构新观念下的人物故事,就像《爱乐之城》那种老套爱情故事常变常新,自然不能牵扯到“抄袭”,顶多也就是“模仿”,这应该是更积极的行为—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。

比较起人类构建的各种文化系统来说,艺术是更宽容的一脉,我们可能会说,某种艺术形式是垃圾,比如初出茅庐的印象主义画派,但没有理论支持印象派是异端的判断,故而对电影这种集成了多元艺术形态的集合体,人们更应该表现出宽容的倾向,把有色眼镜摘下来才更有建设性。



最大的吸引力,不是你的容颜,不是你的财富,也不是你的才华;而是你传递给对方的信赖和踏实、真诚和善良。人生,并不全是竞争和利益,更多的是相互信任,彼此温暖!

病是心头的痛。有两个朋友因病而忙:一个是生病,去外地医院复查,一大早不能吃早点,迎着朝阳去面对各种机器的直视和一连串数据的分析;另一个朋友没了呢?日子会黯然失色。朋友的关心让自己既喜又忧,喜的是交心朋友总会惦记着你,忧的是这样轻松的日子瞬间融入了遐思中。任何时候真心友情都会让我们泪流满面。总是在斑驳迷离的心绪中,让我们聊以慰藉。暖心的朋友,会让你不再悲叹世态炎凉,有趣的灵魂终会相遇,好友是一生最大的幸福。人与人之间,让人信服的一定是你的人品。做人,就要做一个让人放心的人。无论认识时间长短,或是从未见面!都能由衷地说一句,认识你真好。人与人之间,

人生总有起伏。对生活要有热情,才有能力扛住苦难,也才有能力安顿好自己。水因柔软而有力量,无坚不摧;土地因柔软而展现生命的活力;人心因柔软才能在痛苦逆境或艰辛中宽容而平和,谦卑而无畏。每一寸阳光中都有欢喜,每一段岁月中都会蕴有美好,怀一颗从容之心,度四时柔软时光。

于无常处有情,于有情处众生。不管生活中如何惊涛骇浪,流言蜚语甚至沟壑纵横,记住要保持平常的心态,努力让自己忘却不快。犹如喝咖啡,不加糖?是心情说了算。

行走在这个煦暖的春天,一切都是最美的遇见。无论何时何地何人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打开心灵,让自己慢慢飞。时光巷陌,像一条会飞的鱼;时光深处,让自己安妥灵魂。花开花落,年复一年。人总是在思付中变老,光阴叙述着故事。流年似水,静水深流。人生大抵不过如此。时光巷陌,有我们晃过的影子!



不开口,没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;不去做,想法就只能在脑海里游泳。

赵春青 画

赵武明

梦想,是让人前进的方向。生活,是柴米油盐日常的更迭。

日子像胡子一样疯长。疲惫的身心,在一次调整中暂时得以休息,以文字疗心伤,每日里煮文焚字,告慰自己。人生总有低谷,或许是走向高峰的开端。做好自己,写好作品,不是生活所迫,谁愿才华横溢,不管别人怎么说,蜕变才能重生。幸福,是一种人生的感悟,一种个人的体验。只要心中藏着善良,眼里带着光芒,总会活成自己努力的模样。

半年的光景,日子流水般虚逝,流走了岁月,流不走的是心里的伤痛。或许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,只能把一切烦扰倾吐在奔腾向东的黄河。看河边的野鸭野鸟自由嬉戏,岸边的石头被水冲刷显出斑驳的履痕。清凌凌的黄河水,真难得,照彻心。心境也有所好转,何必为难自己。放下难以愉悦的心情,抬头看看,正在吐出绿芽的枝条。春来了,在悄无声息中,万物竞长。褪去灰头土脸,迎来绿意融融。

城市的人们,东奔西跑,着急的人们都是为了光阴匆匆忙忙,我其实真的不愿生活在拥挤的城市。喧嚣、快节奏,甚至让我有点窒息。这个城市不适宜像我这没有思想,没有胸襟的人生。幸好只是为未来打开一扇窗,否则有什么理由让我独在异乡为异客?感受春风沐面的欣喜。

每个人总会有不顺心的事儿,关键是如何梳理

时光巷陌

情绪,让自己慢下来,静下来。昨晚聚餐时,很多人聊起了抑郁症,并讲了身边很多人患了这种病。有人问我是否抑郁过,我勉强地笑了笑,都是因为想多了。如果我们在生活或工作中少想,少琢磨,多出去走走,哪怕爬爬山,看看水或者对正在发芽的草木发呆也好。有时,像困兽一样,能不抑郁?

毕竟,能静下心来的人不多。为了生计,人们一个比一个忙,一个比一个累。殚精竭虑,不遗余力地换取灿烂的明天,总想着一天能干完三天的活,尽力过好日子。想多了,当然抑郁了。满腹心事说与谁听?这个忙碌的世界,谁愿意倾听你的诉说?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每个人都经营着自己的日子。舒解心事,等等灵魂,可是有些人“钻”牛角尖,一“钻”就抑郁了。

闲暇时侍弄弄花草,养养鱼……让心宽泛起来。读读书,观观景。哦!对了,春天来了,正好去踏青,可能所有的心事像云一样被风一吹,也可能下阵雨,一切顿时消散。不能封闭自己,让孤独的心灵呢喃,固步宅家,甚至挂上心锁。生活,是一部无字的书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读法;生活,是一道多解的题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;生活,是一首隽永的诗,